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名臣事畧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顏崇瀾

謄錄監生臣張維藩

欽定四庫全書

元名臣事畧卷七

元 蘇天爵 撰

太保劉文正公

公名秉忠字仲晦順德邢臺人少隱武安山因祝髮  
從釋氏游後居雲中從海雲師應召北上留侍潛邸  
凡征伐謀議皆與焉至元初翰林王鶚請公改正衣  
冠詔從之遂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十一年薨年五

十九

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於武安山天寧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為僧以公知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公俱行謁上于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征雲南還公遂見

留

王文忠公  
撰神道碑

錄事公卒訃音至公懇求奔喪上賜黃金百兩仍遣使  
送至邢州公持服營葬事服除被召後還和林公獻書  
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

神道  
碑

邢州古民郡也國初為某官食邑州舊萬餘戶兵興以  
來不滿五七百公言于上曰今邢州破壞如此當得良  
二千石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如故

上從之請于憲宗以耕為邢州安撫使肅副之兩人皆儒者廉平方正既至蘇枯弱強爬蠹剔荒由是流民四集

宅爾宅改爾田未幾改邢州為順德府

韋軒李公撰文集序

癸丑從征大理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公之謀居多甲寅從征雲南已未從伐宋由楊羅渡濟漢江公曰古者軍賞不踰時蓋急武功作士氣也今三軍暴露于外久所至必捷而未獲少酬其勞可使近臣一人慰藉之上曰善即命呼魯蘇以諭其志故人人踊躍

皆樂為用進園鄂州閏三月宋人乞和全師而還

文集序

丙辰上始建城市而修宮室乃命公相宅公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卜云其吉厥既得卜則經營不三年而

畢務命曰開平尋升為上都

文集序

上神武善斷每臨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常贊之以天地以好生為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

所全活者不可勝計

神道碑

庚申上正位宸極命公曰凡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

法卿其議擬以奏公即上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  
於今者條列以聞深稱上意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  
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

張忠宣公  
撰行狀

至元元年翰林承旨王鶚奏言書記秉忠效忠藩邸積  
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  
褒崇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守其  
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上覽奏即日  
會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賜第于奉光坊給少府官籍監戶甚衆公齋居蔬食終

日澹然與平昔略不少異

神道碑 又圖克坦公履撰墓誌云公既大拜以天下之重

為己任以身徇國知無不為奏建國號定都邑頒章服立朝儀事無巨細有關於國家大體者條舉而縷陳之無有遺者 又魯齋文集云初太保之奏朝儀也因言高帝有言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也 旨漢高眼孔小朕豈是如

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薨訃聞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險艱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

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能得與聞

也

神道碑

公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  
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初  
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敝裘三歲不易及錄事公  
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貶損容貌哀戚與循禮典  
而執通喪者無少異也

神道碑

國家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豐功偉績之臣不

為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  
守成之業者實維公為稱首上在潛邸士之所以涉遠  
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所陳訴祈請惟公獨無所求  
閒燕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  
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招蒲輪所迓者儒碩德奇才異能  
之士茅拔茹連至無虛月逮今三十年間敷歷朝省班  
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

餘也

神道碑

丞相史忠武王

王名天澤大都永清人歲乙酉嗣其兄職為都元帥  
己丑授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萬戶壬子授  
河南經略使中統元年授河南宣撫使盡兼江淮軍  
馬經略使二年入拜中書右丞相至元三年皇子燕  
王領中書省兼任樞密使遂拜中書左丞相兼樞密  
副使八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十一年  
與丞相巴延總兵伐宋至郢以疾還十二年薨年七

十四

歲庚辰金將武仙以真定降太師國王命公兄天倪充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即鎮守俾仙貳馬公時年二十餘身長八尺騎射拳勇絕人屬橐鞬署帳前總領

汲郡王公

撰家傳

乙酉春公護母北歸武仙叛都帥遇害府僚王守道追公及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在近郊即廻旆當不招自至公毅然曰不共國之仇死亦當往况不死耶遂傾貲

裝易鎧仗而南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佑  
言狀於王就請兵濟討即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實訥  
岱統精甲三千為援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擁  
萬衆來援公徹圍逆之奮先將士灑血馳戰呼聲動地  
無不一當千葛氣褫會日暮退依沽水為阻公料其退  
歸敵必宵遁果然乘之衆大潰生擒鐵槍軍威大振遂  
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西山之抱犢  
砦其年夏六月復真定無幾宋將彭義斌陰與仙合又

圖竊取公同國將禦諸贊皇扼仙軍不得進義斌勢盛  
燎山自固公令監軍孫某提銳卒五十略其後公以鐵  
騎蹂之斬義斌戲下自是義勇之名軒爆燕趙間後數  
月仙潛納反者匿大厯寺後斬關為內應公跳走葉守  
帥董俊以全軍授公復與實訥岱破走仙主帥忿怒其  
反覆驅萬人出將勦焉以示威公曰是皆吾民我力不  
能及一旦委去不幸為賊脅制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  
公乃繕城壁儲武備為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嘗甘攻

苦與衆共之於是招流散拊瘡痍披荆榛掇瓦礫數年  
間官府民衆以次完治然商公抱犢諸柵仙之巢穴也  
不即剪覆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  
衛蟻失蒼峪馬武京等砦

家傳

太宗即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元帥分統漢地兵上  
素聞公賢以杖屨公及劉哈瑪爾蕭札居右詔為萬戶其  
居左者悉千夫長遂以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諸

侯兵隸焉

家傳



庚寅冬圍仙于汲金將完顏哈達以衆十萬來援兵始  
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人繞出敵後挺  
刃橫擊敗一都尉軍既而復與大軍合攻仙逸去復取

衛州

家傳

壬辰太宗由白波渡河詔公以兵會河南至則睿宗已  
破哈達軍于三峰山命公略地京東遂招降太康懷縣  
瓦岡睢州追殺帥臣完顏慶善努于陽邑

家傳

金主東播復自黃龍岡來襲我新衛公聞之輕騎馳赴

比至已合圍奮戈突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繼  
來復躍出敵愕眙明日大軍至內外夾擊敗走蒲城公  
尾其後金將完顏布呼將兵尚八萬我軍殺掠殆盡金  
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軍會睢陽薩奇蘇欲薄城  
背水而營公曰若敵來犯我進退失據此豈駐兵地耶  
公以事赴汴比還薩奇蘇全軍皆沒

家傳

金主入蔡諸道兵圍之公當其北面汝水阻其前乃結

筏潛度血戰連日金遂亡

西溪王公  
撰行狀

金亡公還趙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于星火以民猝不能辦有司貸賈胡子錢代輸積累倍稱謂之羊羔利歲月稍積操籍來徵民至賣田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詣闕奏其事官為代償一本息而止軍則中戶充籍其征賦差貧富為定額詔皆從之諸路永為定制

家傳

戊戌己亥間仍歲蝗旱復假貸以足貢賦積銀至萬三千餘錠公度民不可重困乃先傾其家資次及族屬官

吏均配以償遂折其券

家傳

監郡孟克薩勒以國兵數萬散處州郡間伐桑蹂稼生意悻然公奏太后悉徙居嶺北于是田里有遂生之樂迄今真定兵甲民數勝于他郡由公牧養其根本故也

家傳

國朝自金亡歲有事于宋公未嘗不在戎行棗陽之役城小而堅主帥忿其攻久不援命徑乘其城公先登戰愈力克馬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峭石灘犄角

以綴我師公驅猛士兩舸直前擣之彼氣既奪奮槊盪  
決覆溺者萬計及取光化復引絙首上立陷其城復州  
之役敵以鬪艦三千艘鎖湖面為柵破則復自續遂募  
勇敢士四十輩親鼓而前壞蕩無遺敵懼而降其攻壽  
春也宋人以我圍遠勢分緩急首尾莫應敵乘夜果來  
斫營公單騎逆戰手格殺數人戲下繼至盡驅敵人入  
淮水至若掀滁州蹂盱眙掇寶應瀕江諸湖且破且降  
者二十餘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愾敵樹功

未嘗不在羣帥之右及策勲盟府推讓行間寸長不掩故諸將曲盡其智能士卒樂出其死力論者謂公智信仁勇有古良將風上在潛邸壬子春行幕駐嶺上極知漢地不治河南陝西尤甚憲宗方倚任於伊囉幹齊乃因朝覲請分河外所屬而試治之乞不令伊囉幹齊有所鈐制詔許之是時河南民無依恃差役急迫流離者多軍無紀律暴掠平民莫敢誰何邊無備禦宋人跳踉內地之民多被殺擄上舉公與趙公壁立經略司於汴

而代治焉公於是選賢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領布  
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有無設  
行倉以給軍餉人始免攘奪矣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  
得以保全矣誅奸惡以肅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  
利則興之害則去之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于野民  
安其樂郊出于塗商免其露處觀民俗則既庶而有教  
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鬪而勇公戰威行惠布陽開陰  
肅內外修治略無遺策河流遠潤衛亦復承平之舊宋

為墮其北門矣

行狀

癸丑夏上在六盤召公議經略司事公因奏曰始臣攝先兄軍民之職先兄有二子民權已歸其長楫兵柄又歸其次權臣可退休矣上曰無夫之婦無父之子誰當顧恤此卿之良德也問以退休之由公對曰臣一門三要職分所當辭上曰昔青吉斯皇帝封有功者十人為千夫長因諭衆曰今所封之人有年幼者汝等無疑此人父兄俱有功于國未及封賞而死豈得不報又一家



三子其一襲父職其次多才能固不以既官一人而不用也又其次或立功效亦不以已官二人而不用也豈無一門三要職者竟不許辭

行狀

丁巳春詔左丞相阿勒達爾勾較諸路財賦阿勒達爾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為罪例遭陵辱公以勲舊獨容假之公曰經略事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理當我責今捨焉而罪餘人心何能安用是得釋者甚衆

家傳

戊午秋扈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之釣魚山秋疫作方

金史紀事本末 卷七  
議回鑾宋將呂文德率艚艨千餘蔽嘉陵江來犯逆戰  
不利上命公禦之乃分兵為兩翼跨江注射新總舟師  
順流縱擊獲鉅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率全師  
而還

中統元年上即位首詔公問以治國安民之術公具疏  
以聞大略以為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  
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  
養廉禁賄賂以防奸應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上嘉納

之命公之鄂渚江上軍既還詔授公河南宣撫使兼江

淮諸翼軍馬經畧使

行狀

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公既秉鈞衡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符必稽其所始不強時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于是立中書以正紀綱分六部以綜名實設撫司以肅州郡退貪殘以簡賢能霈恩澤以安反側頒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絕倖門又定省規十條董正其機務

家傳

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強半悉奏罷之賦稅繭絲法盡均一論思之際處國相儒臣間調諧彌縫必使情通理得期于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自是上下交孚帝載熙緝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初元文物休明階太平之治者公之力俱多

家傳

秋九月扈從北征次錫默圖與額埒布格遇上命錫津將右軍公將左軍合大勢楚之北兵潰遁

家傳

三年春李璫陰結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濟南上命親

王哈必齊總諸道兵討之璫兇勢甚張繼命公往公受命不至其家輕騎奔赴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璫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吏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

王文忠公  
撰神道碑

三齊平公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  
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紱而退

家傳

至元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以公為  
左丞相樞密副使遂議建三衛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

三年國容軍實蔚然可觀

家傳

六年朝廷營取襄漢詔公與駙馬呼喇珠往經畫之至  
則相要害起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以久

駐必取之基明年以疾還

家傳

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丞相安圖  
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句遇有大  
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

神道碑

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赫然有掃清六  
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春詔公與丞相巴延總大軍自  
襄陽水陸並進趣鄂渚渡江中道病不能進上聞遣使  
勞公仍慰諭曰卿自朕祖宗以來宣力者多矣又首事  
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使為憂勞可

且北歸善自調護

又牧庵文集云公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江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

軍其辭若曰畫剪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可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罰雖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

者非人與汝子孫耶

公還真定上又遣其子杜與尚醫馳視因附

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

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

家傳

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勲碩德柱石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仍然若無所為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



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為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斂然畏避若將有浼於已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郭汾陽而器量涵弘識慮明哲又根于天性然

家傳

公孝敬友愛忠信誠篤明而恕寬而肅言約而理到氣和而色莊人誣之而不辨人譽之而不喜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其行已也知時識勢其臨事也應變制宜

行狀

公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酷嗜資治通鑑真積力久義精

理貫至成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有  
不加詳者至於矢論廟堂運籌帷幄良法美意契合融  
會見諸行事者誠無愧于古人

家傳

初武仙既害都元帥公紹其職及兄子楫長即奏請以  
職歸之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鮮卿此舉殊可  
嘉尚朕自有官畀之即詔楫為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又  
奏次姪權充唐鄧軍百戶憲宗駐六盤也詔發民為兵  
勅使擬公子為帥公曰吾兄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

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嗟服竟以姪子樞先新軍百戶  
行狀

公嘗戒其子姪曰史氏起隴畝際風雲涼德薄效其將  
幾何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答乾坤大造累  
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歿身邊野裹馬革歸葬吾素願  
也汝等謹服此訓苟違吾言與暴吾丘墓等耳

家傳

初公之取衛也獲衛士富察輔之公問金朝才幹之人  
汝識者誰輔之以近侍局副使李正臣對及破歸德縛

數人將殺之公問一縛者為誰曰我李正臣也公救免  
遣人護送至真定後任為參謀一路事悉聽其施為措  
注馬每南征北覲公必署空名委劄數十通有可用者  
即書畀之或讒間之公一不聽衛既為公食邑即命軍  
前參議王昌齡治之衛前為蕭帥所節制凡蕭氏所署  
矯虔之吏所行蠹政一切罷之失職者造為誣毀公用  
之愈篤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類如此

行狀

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

王濬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密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  
圖克坦侍講公為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  
史推明治道其張頤齋陳之綱楊西菴孫議事張條山  
擢用薦達至通顯云

家傳

憲宗駐合州也一夕詔鞏昌汪帥及東諸侯軍各摘銳  
士若干以備宿衛命公總之有邊將富察琚者偃蹇不  
為下公含容之明年琚塔噶平行臺上其功獨琚名闕  
公問之或以前事對公曰若戰功最多其可後哉遂均

賞賚其忘過記功又如此

家傳

公初大拜朝野交慶公門閤蕭然有面說公不以威權自長者公因舉唐周墀為相問于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墀諤然不知所謂澳曰刑賞爵祿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言者悚服而退

家傳

自中統建元以來中書省官少即五十員多至七十員列坐一堂凡政事議行之際所見異同互相軒輊待其國相可否之然後為定公於其間審其無害則行之不

疑若有失當心平氣和委曲論列期合于理而已不以詭隨為得計不以循默為知體故在中書十餘年或奉行上意或更張事宜彌縫扶持天下陰受其賜者不可

勝計

行狀

嘗有上書奏先朝太宰請以汾陽王郭子儀濟陽王曹彬封諡者上曰朕想郭子儀曹彬皆有顯功終身無大過以致如此今所奏豈其然哉朕所知者史天澤其人也

行狀

平章廣文正王

王名希憲字善甫輝和爾氏由父官廣訪使氏焉初事  
潛邸歲癸丑授京兆宣撫使丁巳宣撫司罷中統元  
年復為京兆宣撫使未幾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  
就拜平章政事四年召入朝拜中書平章政事至元  
二年分省山東踰月召還七年罷行十一年行省事  
北京明年行省江陵十四年以疾召還十七年薨年  
五十



公以辛卯五月二十五日生于燕適孝懿公廉訪使命  
下孝懿喜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  
以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

河南高公  
撰家傳

公幼魁偉舉止異常九歲家人盜五馬逸去已而俱歸  
失所盜物時法制未定盜咸當死孝懿怒將付有司公  
泣諫止之卒活此四人孝懿北上魏國夫人留居山中  
有豪奴兩人酗酒出惡言公曰是幼我也即械繫府獄  
杖之家人悉震懼無敢譁者公仁義之施見諸幼年者

金定石全書  
卷七  
已如此

家傳

年十九侍孝懿北覲入侍世祖潛藩上亦因其多智有

威容論議宏深恩顧殊絕

家傳

公於書嗜好尤篤雖食息之頃未嘗去手一日方讀孟

子聞急召因懷以進上問何書對曰孟子上問其說謂

何公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

四海為對上善其說目為庶孟子

家傳

諸貴臣校射上前一貴臣顧公取三矢似欲授公公曰

爾豈億我為不能耶顧吾用弓差軟諸貴假以勁弓三發連中諸貴驚服曰真文武全材有用書生

家傳

上初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歲甲寅還自雲南即命公為宣撫使京兆諸郡臂指隴蜀諸王貴藩環擁周布戶雜羌戎尤號難治公訪民瘼不憚設施摧摘奸強扶植貧弱事無遺使少暇則延訪耆宿如魯齋許公雪齋姚公咸待以師友薦許公於潛邸充京兆提學俾教育人材為根本計辟河南智仲可參幕府扁所居堂曰止善

公退則坐於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務得失研究纖密必歸於是而後已

家傳

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責入其本又以其息為券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其徵取之暴如夏以火迫冬置凌室民不勝其毒公正其罪雖歲月踰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券焚之後著之令

家傳

國朝創制凡名為士類者毋隸奴籍獨京兆多豪右廢格不行公至一如令有稍通章句者亦來傲倖其主蓄

憾勿置公哀其情出私錢贖之俾附儒籍

家傳

民有其妻與卜者厭詛其夫置毒殺之獄成僚佐皆言

方大旱宜減死卜者公並署伏法澍雨隨應

家傳

歲丁巳憲宗以世祖嘗受命經理河南闕右入讒者言

謂王府諸臣多擅權為姦利事命其貴強相阿勒達爾  
以丞相行省事劉太平以參知政事佐之鈎校括索不  
遺餘力又取諸路酷吏分領其事復大開告訐虐焰恟  
恟公言關中宣撫一司某當身任佐屬受成事而已事

竟卒無毫髮得自是河南關右諸司詔並停寢公還王府凡府屬漢人之在行者悉命公領之如古納言

家傳

歲己未憲宗方駐蹕合州而世祖已徑渡大江取鄂城克之日命公入籍府庫公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一舉渡江宜令軍中應俘獲南儒並以官錢遣還家以廣異恩上嘉納之所還者五百餘人

家傳

憲宗訃至且聞河朔摘軍之擾勅諸軍守鄂公從世祖北還因陳大計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

尅期撫定暨今南伐率先取鄂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  
賢傑悉洽人望子育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  
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  
可見上頗然之且命公前行審察事變公聞劉太平暨  
先朝大將霍魯懷復至關右又念先帝經蜀嘗留大將  
渾都海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及征南諸軍尚散處秦  
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畏主上  
英果因關右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細故

及上既渡河悉以聞奏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故偵伺  
事情上深然之

家傳

憲宗南征留季弟額埒布格居守北庭及訃聞遣其用  
事臣托果斯徵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槃嘗以  
莊聖太后命侍額埒布格講讀及托果斯至真定怒槃  
不附已械繫之獄燕南諸路震駭無所控語公間訪槃  
繫於獄言于上釋之民情大悅

家傳

上欲賜塔齊爾王飲膳難其人公請行既至王甚歡語



及上渡江事公曰主上聖德神功天順人歸高出前古  
臣下論議已定大王位屬為尊若至開平首當推戴無  
為他人所先王天然之許以身任其事公還奏其言上  
曰如此大事卿輒言之何不畏甚耶對曰臣所讀書云  
時然後言臣語言之頃得其誠心故言

家傳

歲庚申春上在開平諸王宗室相繼勸進上謙讓未許  
公以天時人事進言曰今額埒布格雖殿下母弟彼以  
前嘗居守專制有年設有奸人俾正位號以璽書見徵

我為後時今若早承大統頒告德音彼雖遷延宿留便  
名叛逆安危逆順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上良久曰汝  
等能叶心輔翼吾意已決促纂寶文一治而成衆皆稱  
賀翌日上登寶位

家傳

時鄂兵未還公奏言宋嘗壓以天威彼已破膽或遣信  
使諭以息兵講好勅諸軍北歸則恩威並著上善其言

乃遣使如宋

家傳

趙良弼還自關右奏言劉太平霍魯懷已行尚書省獨

收關中諸處錢穀名為應接川蜀實欲據有其地與六盤相為表裏其勢張甚又西川大帥耨埒一軍私屬與六盤密邇其副將竒塔特布哈親戚軍屬並在北庭其心皆不可測又聞額埒布格已分遣心腹易置諸將又散金帛分賚將吏大抵皆如公言上既即位以秦蜀地重非公莫可及分十道宣撫乃以關右四川併為一道者命公為宣撫使公受命馳赴太平霍魯懷聞之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城中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

平等威震聞其來皆膽落初三日公亦入城大集官吏  
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時事新集人素懷  
公不數日官府初定頗知趣向後旬餘城門候引一急  
使至云我來自六盤斷事官庫庫楚遣我今瑋塔噶已  
反公所遣使已殺又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密拉和卓  
青居奇塔特布哈各起軍馬來赴援又多遺蒙古軍鄂囉  
官烏努呼等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懷同時  
舉事公集僚佐議曰聖上首命我輩正為今日事疑變

生脫致罪釁我當身任不以相及乃分遣萬戶劉哈瑪爾  
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霍魯懷等具  
得逆黨與六盤要結狀又遣哈瑪爾誅密拉和卓於成都  
總帥汪惟正誅竒塔特布哈於青居時關中無兵備公嘗  
厚遇總帥汪惟良知其材可用又以汪府兵精併徵秦  
鞏平涼等處諸軍裨將之進討汪帥危疑未即聽命公  
取金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歿密旨君今但辦吾事  
制符已馳奏矣又付銀萬五千兩以充犒賞又出庫幣

為軍衣汪大感激遂行公又摘蜀卒踐更及在家餘丁復得四千人推蒙古官已崇將之遊擊謂已崇曰君所將烏合六盤兵精母與爭鋒但張吾軍聲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

家傳

公繫太平等於獄一日急報赦至臨潼公曰勅寇在過太平等豈赦所原乃遣人逆止近郊絞太平等于獄尸諸通衢方出迎赦民心帖然公遣使自劾停閣赦恩徵調諸軍擅帥惟良等罪上深善之曰此輩讀書所說權

字是也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無拘常制坐失

事機

家傳

巴崇遣其子執送稱將軍鄂囉官二人曰此曹已受渾塔噶重賞欲舉軍應募同行五十餘人已械繫乾州宜並誅戮以警餘軍兩人者自分必死公謂佐屬曰琿塔噶不能乘勢以東保無他慮今雖民心粗定衆志未一反側不安亂何由息彼皆諸軍將校彼軍見其執因或別生心為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皆寬釋使恩出非望

必思效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巴崇兩人者既得釋果大喜過望切諭其屬使出兵效力初巴崇既囚執諸校北軍疑懼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使至知諸校安全且聞兩人語人人感悅巴崇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公復謂巴崇曰聞君欲深入追襲慎無輕鬪宜緩行追躡犄角此寇瑄塔噶亦知公有備且據有六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趣甘州阿勒達爾復自和林提兵與瑄塔噶軍合又遣奸人約結隴蜀將又使耨埒兄薩



敦者為書招耨埒於是成都帥百嘉努興元帥蒙古代  
青居帥汪惟正奇徹等俱遣使來言人心疑危倉糧不  
繼恐南寇生心事或莫測公遣使申勅將吏曰公等皆  
勲業世胄政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囂  
悔將何及兩川將帥素憚公威名佩服忠藎咸思輯睦  
軍政帖然上即拜公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

家傳

時朝議欲捐兩川退守興元公聞謂佐屬曰今四川已  
安糧餉已給忽出此議必遺後悔即遣使論奏朝廷是

之家傳

初瑯塔噶阿勒達爾既合兵而東我前軍失利河南大震西土親王哲伯特穆爾棄輜重皆就食秦雍會親王哈坦及汪帥巴崇等軍合復與瑯塔噶阿勒達爾大戰西涼我師大捷俘斬西軍略盡得三叛首以送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還悉分屯便近所至足餉而居者不擾事聞上大嘉之曰此真男子事遂進拜平章政事公時年

三十矣

家傳

公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敕軍吏無妄虜掠違者自本軍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科又禁諸人毋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民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戍靈州屯田者以裕民力

家傳

東川帥竒徹獲宋知資州張炳震興戎司統制王政兩人俱言母老咸願矜貸公乃遣還就為書遺四川帥余玠大略諭聖天子威德必能混一六合兼強弱異勢較如白黑彼方權臣用事猜忌勲舊終當瓦解玠得書感

愧雖未即降自是亦謹疆界帖然自守而已

家傳

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為不軌者反形已具連引數百餘人公詳權之得首惡五人誅之餘並原釋

家傳

詔大會諸王公馳驛入朝上已留公參政商挺馳使奏曰向時瑄塔噶之亂若非廉相關中安危未可知兼關中軍民他人難制惟廉相能得其心聞朝廷欲留人心驚疑皆不自安今關中最為重地關中安則河南河北俱安所係利害不小乞早命公還鎮上不得已還公西

省家傳

瀘州降將劉整囚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  
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導整入觀手書宰臣使整  
有所觀感恩決其心當得死力

清河元公  
撰神道碑

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  
已極歲賦不充尚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  
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

神道  
碑

時以額埒布格之變北事未寧恒有旨諭公與汪帥宜

申敕將吏嚴整部伍及一切器備所摘新軍毋或散遣  
所部城池宜令深峻先是宋俘費寅以利口才捷仕國  
朝為同知興元府事後坐法當死會赦出之公悉其人  
不用寅懷憾以北適李璫反山東寅乘間讒公聚兵黨  
城當有他志上命中書右丞諾海代公行省且覆視所  
告事無一得詔公還朝公陛見言曰臣在京兆三年值  
邊叛四起川隴未寧民心危疑事急星火臣隨宣所屬  
佐貳毋或梃正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請逮繫有司上撫

御座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

拜中書平章政事

家傳

方逆璫未誅平章趙璧素忌公勲名倡言王文統一窮措大由廉某張易薦遂至大用今日豈得不坐一日夜半中使召公入從容道潛邸事良久及趙言公曰向行驛駐鄂賈似道以木柵環城一夕而辦聖諭謂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秉忠易進言山東有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為李璫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其心

固未識也上曰然朕亦記此

家傳

公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紀脗削冗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為務凡前政踵習故弊者毋弛不張故當時翕然致理文物典章粲然可考

家傳

公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會世守逮今垂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此皆古之所無宜從更張俾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

家傳



丁太夫人憂公率族親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  
慟輒嘔血扶乃能起既葬苦塊廬墓所諸相以居憂無  
例欲極力起公相與至廬聞公號痛竟不忍言數月制  
奪哀起復

家傳

至元二年分考山東黜陟官吏省併郡佐登能進賢擢  
忠扶弱物無遁情山東諸使皆震懼失次公徐諭以祖  
先創業之艱汝曹宜一力與國作成新政庶幾保有基  
緒取其尤不法者數人繫之舊以縣名戶不及者立約

裁省轉易之地遠不踰五百里不兩月訖事召還

家傳

公以舉選未立權令各路歲薦經明行修及長行吏治

者各一人以備選擇

家傳

有中貴傳旨朝堂某事當爾諸相欲從之公曰此小臣

預政漸也事宜覆奏上是公言杖其人

家傳

時阿哈瑪特寵眷日隆已領左右部其黨自相攻擊上命

都省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公獨勞治其事阿哈瑪特竟

得決杖遂罷所領還復有司

家傳

上諭王曰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  
費先朝嘗以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王對曰陛下聖  
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雍熙慙  
對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曰忠臣  
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耳

神道碑

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  
王罷丞相政事待鞠王奏曰知天澤深者陛下也粵自  
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因

使丞茲相位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  
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訟臣臣  
亦入疑矣臣等承乏政府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  
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御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  
澤無對訟者

神道碑

有訟西川帥竒徹罪者上勅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  
覆奏上怒曰尚爾遲回對曰竒徹大帥以一人之言被  
誅西川必駭遽之至此與論者庭對暴其罪於天下可

也上曰其遣能者按問既而卒無一實竒徹得免

神道碑

王奏議上前讜論具陳無少回惜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為天子臣乃爾木強邪王對曰王府事輕為天子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

神道碑

方士請鍊大丹勅中書給其所需王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於大丹也上曰然卻之

神道碑

上命公受戒國師公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

家傳

始建御史臺外設諸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哈瑪特專總財利迺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者此胡能辦事公曰今立臺察不獨事遵古制蓋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者如君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權臣語

塞

回鶻官鼎智密鼎者用事先朝為怨家所訴繫獄未幾  
詔釋大都見禁囚詔至公適在告堂判無公署至秋車  
駕還都怨家復訴上怒召留守諸相詰之公令取堂判  
補署之曰倘天威莫測豈可幸無已署獨免也公進以  
前詔為言上曰詔釋囚併釋鼎智密鼎豈亦有詔耶公  
對曰不釋此囚臣亦未聞有詔上愈怒曰汝等號稱讀  
書此宜何罪公曰臣等備員宰相有罪當罷退上曰第

從汝言即與左丞相耶律鑄並罷政事實至元七年也

家傳

當姦權柄用公家居教子讀書而愛國之心食息不忘  
聞一令之苛戚見顏間或一事裕民喜至忘寐一日公  
嘆曰陽豈可無陰亦無絕理也聖人進君子折小人盡

人道爾

家傳

上嘗問希憲居家何為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  
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為阿哈瑪特曰日與妻孥



燕樂爾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

神道碑

王疾大作上遣醫三人診視或言須砂糖作飲良時最艱得王弟某求諸阿哈瑪特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箸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

上聞特賜三斤

神道碑

先是以嗣國王特訥克行省鎮遼甯東人有言其不便者十一年奏王疾稍愈上命公往將行肩輿入辭賜坐上曰昔我先朝卿先事知幾每啟朕以帝道及鄂渚班

師屢述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御實宜為顧自退托爾遠  
霄戶不數萬政以諸王國婿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  
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塔齊爾諸王素知卿能  
命卿往者識朕此意

神道碑

王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  
外繫富貴誣其祖父嘗貸子錢執之使償無所於訴旦  
日持牒告王王即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乘馬而來直  
入省堂徑坐榻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

何人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為之言稱寬待對一夕拔營遁去

神道碑

達勒達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如曰大臣無為王起者使者還語其王王曰彼朝廷大臣無違禮也詔國

王歸國王獨行省事

神道碑

朝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銜其以馬依元直予他郡駝郡馬不入慮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

神道碑

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  
求需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譙公主從者怨食不及  
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婿怒起王隨之曰主婿  
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且馳奏矣國婿愕  
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  
出鈔如數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  
王師渡江急召王朝會右丞阿爾哈雅下江陵圖其地  
形上之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

為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名府以鎮之未足以綏新附  
徠遠人上夜召王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使新附者感  
恩忘苦未來者懷化效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降  
其心也南土濕下於卿疾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當不  
辭賜卿田以其入食留者馬五十足以給從者王對曰  
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  
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板授奏入制

出

神道  
碑

公冒暑兼程以進既至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比公止車已望拜塵中南人大駭先是政無綱紀士卒縱橫剽奪商販城門晝閉燈火禁嚴民心驚疑生意蕭索公即日開罪令各軍歸營騎兵徙屯高敞以便牧養非調發請給不得輒出闢城四門毋得拘檢弛燈火之禁內外帖然民始安枕

家傳

歸附之初故官咸懷驚疑陰有去志公下車議錄用宣撫制置兩司幕僚以備採訪左右難之公曰今天下一

家皆大元臣子也君等勿疑擇可與論議者二十餘員訪逮物情隨材錄用人心感激懷服威惠不數月政化

大行

家傳

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以珍玩重器動至數牀公至亦來謁見公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陞擢當念聖恩報效朝廷使此物盡諸公已財我取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取於人不為無罪慎勿為此以蠹政害民公一無所受各官感激謝去

家傳

有言南人立券鬻妻子者公聞蹙然曰人倫之壞一至  
此迺嚴為條禁當相買賣者並坐沒入所直且即罪有  
司立屏絕公號令一行賞罰必信凡下條約所在奉行  
惟謹而不敢犯

家傳

公暇日登城顧見城闔之外瀦水彌望公曰此宋扞敵  
下策當還之江流遂得陸地數百萬畝招諭富民隨力  
耕種約以三年後減半收租貧民趨之曾未期年已成

沃壤

家傳



初江陵沙市後降其倉儲不入官籍恣豪右私取公聞之曰此皆民力豈可徒資貪鄙迺令槩閱得米二十萬斛會公安民闕食公發廩賑賚全活益衆

家傳

王顧民粗安乃曰風教不可後也遂大興學旦日親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徹官屋以復竹林書院與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

神道碑

王政化大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楊二氏負固不下重慶趙定應堅守恥降皆遣使納款王謂主使曰歸語而主

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  
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之  
堅城勁士其仁政為何如也寶慶武岡益陽安化善化  
寧鄉諸城籍編民冒圍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全之

神道碑

鎮遠溪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而至曰願奏  
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妻子乎驅迫而來豈  
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回

神道碑

闕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中語

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  
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嘆曰希憲不嗜殺  
人故能致此

神道碑

時王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為王祈福語及必額手叩  
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

神道碑

王疾日劇上聞即命尚醫馳視十四年春僉樞密院事  
董文忠奏曰江陵熱濕奈希憲沉疴何上即召還荆南  
人聞王且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諭再

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像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囊橐

蕭然琴書自隨

神道碑

五月公至上都館華嚴寺時太常卿田忠良領陰陽事  
一日來問疾公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  
近岡遺火此居民常事今南人萃此勿令妄談風水惑  
動上意未幾副樞張公易左丞張公文謙果與南人數  
輩廷辯徙置都邑二相力言不可上不懌而罷明日召  
太常質前所言忠良以公言對上曰希憲方大病念及

此耶其議遂寢

家傳

詔徵明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庶公復相久矣能起庶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曰聞卿比得良醫日俟痊復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沉疾苟能戒謹誠如聖諭稍或肆情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

神道碑

會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曰侍中非希憲

不可遣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御乘軒論道時  
至治所必須執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  
效力生平深願時皇太子方聽政遣人諭王曰上命領  
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為公除之阿哈瑪特不利而止

神道碑

安西王相商挺以博古名世嘗語公宜蓄古器物以廣  
見聞公曰古物無古於易與書者他尚何求

家傳

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  
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

所靳我早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丐恩幸方爾病退  
顧以花求媚耶請者愧止

神道碑

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  
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  
亂臣病雖劇俟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柄羣邪蠱附  
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  
以沉痾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

神道碑

王嘗戒子恂恪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安可逆必又曰

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為賢相者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皋夔伊傅周召便為不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節乃為不肖子所墜汝輩當深以為警

神道碑

公秉政中書凡六年當是時也朝廷清明海內又安臺察百司日漸張舉家無滯事野無遺才權臣韜姦羣小斂畏故公常言君子小人勢猶水火必欲兼收並用以致堯舜之理者前未聞也及公去位姦臣滔天羣小附



起天下靡然風俗大變彼雖外為狐媚求好而投間抵  
熾以相毒螫無所不至而公卒以直言正道致讒其身  
不變

家傳

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夜大星殞于正寢之後樂堂其  
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薨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知  
之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逝矣蒼生何望上每追思之  
曰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庶希憲能也

神道碑

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庶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

子可謂名言

神道碑

左丞張忠宣公

公名文謙字仲謙順德沙河人歲丁未召居潛邸中  
統元年拜中書左丞大名宣撫司事至元改元行省  
事于中興七年拜大司農卿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明  
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副  
使是歲薨年六十七

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同研席

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為僧侍世祖於潛邸薦

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召對稱旨擢置侍從

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

野齋李公撰神道碑又先塋碑云

公少時欲習簿書之事軍負府君召而責之公謝曰身漸長大無所效用仰衣食于父母心日不安故勉強為此今蒙尊誨敢不敢從即捨誦讀之習專志儒學戊戌歲命朝廷試天下儒士公試文名中選得免本戶徭役之差

邢初分隸勲臣二千戶為食邑歲遣人更迭監收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求需索民

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實為先容合辭言  
於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為甚揅焚拯溺宜不可後  
盡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則天下  
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托克托故劉尚書肅李侍  
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為治黜去貪暴剷除宿弊不期  
月流亡者復益十倍於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  
自公發之

神道碑

辛亥憲宗踐阼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

公暨太保數條具特所當先治為世祖言皆奏可施行

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

神道碑

世祖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公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卿矣比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為上

新即位國家經費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額什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盛

神道碑

二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畢舉公之力居多

神道碑

三年阿哈瑪特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臣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

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中書不敢言  
天子將親蒞之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哈瑪特語遂塞

神道  
碑

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  
公求蜀士為人僕隸者得五六人咸為申理而出之俾  
通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  
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為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之  
流田千萬餘頃民至今賴之神道碑

三年還朝諸勢家告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朝議  
久不能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為斷若已籍  
為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  
民必無為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為法

神道碑

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眾連繫百餘人事  
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為所誑誘殺首惡  
三數人足矣丞相安圖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布哈泣  
決于濟南既至尸三人於市餘並釋去人以為死而復



生神道  
碑

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  
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種植  
之利遍天下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  
立國子學詔以魯齋許公為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  
所成就人材為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為時望  
達於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

神道  
碑

阿哈瑪特當國權民鐵鑄為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勅立宣

慰司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諸路轉  
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于世祖前極  
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數欲中傷賴世祖  
眷知有素計不得行

神道碑

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哈瑪特威權日甚恣為不法憲  
臺憲發其奸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

公奏復之

神道碑

十四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

歷歲久寢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  
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歷成賜名曰授時頒行

天下

神道碑

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祛冗員選練將士而  
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

神道碑

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  
一日遁去世祖怒欲屠之公與太保劉公左丞姚公入  
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特免

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役王師方啟行公與劉公姚  
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  
祖曰保為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兼進各遣  
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  
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不可嗜殺等語信  
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神道碑

公為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  
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為已任

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不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已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為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乎一時聞人數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為義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芒在胃必欲快吐而後已重農事及銓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

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  
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樞衣魯齋求是非之有自得之趣  
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貴寵自奉若寒士  
門無閹隸客至倒履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

神道碑

世祖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  
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  
任岳牧蔚為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  
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

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

神道碑

嘗觀於世祖之世矣自其在藩至於即位文武小大之臣乘運以興者各以職事見功業求其惓惓深厚知為國之本造權輿於屯昧不寧者於公見焉太保劉公學術通神明機筭若龜策其所以為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征發之責取才金氏之遺而有餘也迺獨薦公為謀臣在上左右主儒者使

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  
貽子孫無疆惟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  
沒豪傑各以其資奮而內聖外王之學千百餘年無能  
道之者生民況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  
而朱子為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  
不免自其學者誦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  
生乎戎馬搶攘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  
而尊信之凡所以虛己致君者無一不取于此而朱子



之書遂衣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  
其進退久速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  
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于微芒微許  
公朱子之書不著于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  
建於當時矣庸非天乎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下  
獨成均之教彝倫大農之興稼穡厯象之授人時凡出  
於公之所為者皆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其公之謂乎

蜀都虞公撰  
郭瑩記

元名臣事畧卷七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名臣事畧卷八  
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齊兆求

欽定四庫全書

元名臣事畧卷八

內翰竇文正公

元 蘇天爵 撰

公名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歲己酉  
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太子太傅辭不受改翰林侍  
講學士未幾以疾辭三年復召入朝職如故至元十  
七年拜昭文館大學士是歲卒年八十五

公幼知讀書確然有立志叔祖缺時為郡功曹欲使改  
肄刀筆公不肯就願卒習儒業會國兵南下公為所俘  
掠間關險阻還走達鄉井家人輩皆已去唯母氏存焉  
驚怖之餘母子俱得時疾僵卧困憊中重罹母憂扶病  
藁瘞而大兵復至遂往河南而依母黨吳氏以居服闋  
贅於清流河醫者王氏婦翁謂之曰世方多難能業醫  
術則可以濟人而善身因稍習之壬辰授館西華以教  
讀為業久之河南復被兵公還視其家則盡室亡矣逃

難之蔡遇儒醫李浩授以銅人鍼法能得其微妙金末  
帝之遷蔡也公以為大兵且至不速去禍在旦夕乃徙  
居德安之孝感縣縣令謝憲子一見與公相善以語孟  
中庸大學授公公朝講暮習以為初未嘗學而學自此  
始欣然日有所得

野齋李公  
撰墓誌

河南既下中書楊君奉朝命招集釋道儒士公應募北  
歸至大名尋返鄉里以經術教授邑人病者來謁無分  
貧富貴賤視之如一鍼石所加應手良也久之道譽益

著

墓誌

上在潛邸聞其賢召之既至首以三綱五常為言上曰  
何為三綱五常公一一言之上曰人道之端無大於此  
則不名為人且無以立於世矣公又言帝王之學貴正  
心誠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正自是接待加禮  
不令暫去左右嘗言及治道上問今之明治道者為誰  
公以姚樞對遂召用之

墓誌

壬子冬賜以貂尾裘帽時皇太子未冠上命公教之及

征大理以玉帶鉤為賜曰此金內府物也汝老人佩服為宜且太子見之與見朕無異庶幾知所敬畏逮公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第宅田土冬夏皆有衣物歲以

為常

墓誌

上即位首召至都問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對曰許衡即其人也萬戶史天澤有宰相才可大用遂拜天澤為丞相詔授公太子太傅固辭曰今東宮未正位號且臣不敢當保傅之任乃授翰林侍講學士

墓誌



二年公言於上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有以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為心以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耀紛華以娛悅上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歡欣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為子孫久遠之計其賣

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時平章王文統用事故公言及之一日同在上前復面斥之曰此人學術不正必將壞天下後世不可久居相位以疾引還明年文統事敗上追憶公言謂人曰曩言王文統可罷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言之者衆朕寧不思之耶即遣使召公

至京師國有大政時加咨訪

墓誌

公奏言三代所以厯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以教之以示風化之本於是拜許衡國子祭酒教養胄子皆公言發之公嘗同太保劉公左丞姚公等待上前詢及治道公言君有過舉為臣者當直言匡正不可詭隨都俞吁咈此隆古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莫敢少異非嘉政也上默然詰旦復同侍幄

殿會獵者失一海東青鵲上盛怒一侍臣從旁曰是人  
去歲失一鵲今又失一鵲宜加罪上釋獵者不之問移  
怒侍臣且杖之諸公出咸揖公賀曰非公誠結主知安  
得感悟至此

神道  
碑

公年八十諸僚友致賀禮符寶董公以聞上恭默瞻仰  
拱手於天曰此輩賢士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  
左右同治天下顧不偉歟今老矣良可惜也悵然久之

神道  
碑

公稟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平居不好臧否人物時人  
不過以柔懷書生待之至其關國家大計則面斥權貴  
不少撓雖古之汲黯朱雲無以加蓋胷中所學純正其  
志有所操守故見於事業如此上嘗謂侍臣曰朕訪求  
賢士幾三十年惟得李狀元竇漢卿二人又曰如竇漢  
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始成完人矣

墓誌  
楊文憲公

文集元李狀元諱俊民字用章澤州晉城人資醇謹重  
然諾不安交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釋褐應丞翰林  
學士南遷隱嵩州鳴臯山北渡客覃懷未幾入西山既  
而變起倉卒識與不識皆以知幾許之居鄉閭終日選

書不出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而往隨問隨答曾無倦色  
會皇弟經理西南夷聞其賢安車馳召不得已起而應  
之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王重違所請遣中貴護送之  
年八十餘而卒世之知數者無出子聰右而子聰猶讓  
之又汲郡王公中堂事記云先生在河南時於隱士  
荆先生傳康節皇極數學已未見上在潛邸令張仲一  
就問禎祥優禮有加中統元年先生已沒  
其言盡徵追諡為莊和先生以旌其德云

### 左丞姚文獻公

公名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國初為燕京  
行臺郎中未幾辭去歲庚戌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  
東平宣撫使明年召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農

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五年出僉河南行省十年拜  
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十二年拜翰林學士承  
旨十七年薨年七十八

公自稚弱篤於孝敬長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  
讀書夜分不輟妣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窓不使  
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考康懿公錄事判官  
於許俾取師氏姑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依於樹宿止於  
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時有重名方閒居

許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  
茂負王佐之畧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  
然猶竟席不樂其為前輩見推如此

牧菴撰  
神道碑

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窻  
外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見  
物云然宜救吾家乃相與歸至家裏餽糧為逃死謀日  
出而東門果破軍將蕭姓者曰吾嘗受丘真人教汝軍  
中惟救人無殺吾救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



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  
六年兄稱之與偕入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

具重之

神道  
碑

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釋  
醫卜會破橐陽併公所招將盡坑之大將幕竹林間公  
前辨析明詔如此它日將何以復命乃感數人逃入竹  
中者脫死數千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  
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

域人知事此乎公為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為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蘄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及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際脫履披髮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遂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

經學自茲始

神道碑

又靜菴筆錄云趙仁甫本宋人被俘居燕其經學文章雖李敬齋元遺山

亦推讓焉上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於前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

者上悅仁甫雖居

燕恒有思歸之志

歲辛丑賜金符以郎中伊囉勒齊行臺於燕時惟事貨  
賂天下諸侯競以培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  
切拒絕遂携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  
誅茅為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中堂龕魯司寇容傍  
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  
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終  
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

化民成俗為心自板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板四書田尚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子弟楊古為沈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經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文正公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鈔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

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

曰惟先生命歲庚戌文正公盡室來輝相依以居

神道碑

上在潛邸遣故平章趙璧來徵既至上大喜自客過之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為乃盡其平生所學為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敘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

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  
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賦  
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  
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惟極法  
而寬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  
閣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因於需  
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材厚風俗美教化  
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

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末技者歲加富溢勤耕  
織者日就饑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  
賙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造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  
通漕運以廩京都絀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為母如犗  
生犗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  
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  
絕訟源各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上奇  
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且使授太子經日以三綱五常先

哲格言薰陶德性

神道碑

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齊拉衮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為  
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  
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它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  
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  
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廷臣聞之必悔見奪不若惟于  
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  
者遣人入聞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



及竟而遽陟遐太宗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  
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  
來歸而壽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  
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  
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  
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秋時大舉則宋  
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畧司於汴西起襄鄧宿重兵  
與襄陽制閫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

都運司於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  
武王戍利州劉忠惠公哈瑪爾於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  
歸陝西置從宜所中限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  
嘉陵漕漁關汚池轉粟入利

神道碑

大封同姓勅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流  
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土上上古名天  
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  
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

神道碑

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察遜城外夜宴羣下公陳  
宋祖遣曹彬取南唐勅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  
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  
曰汝昨所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公馬上  
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有幸國之福也明年大  
師及城飭公盡裂素帛為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  
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

神道碑

上駐六盤公疾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

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

神道碑

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勒達爾大為  
鉤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畧宣府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  
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  
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  
且臣事難與投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從主以行為久  
居謀疑將自釋上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不信曰  
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上遂乘傳棄輜重

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樽前帝酌之拜退  
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泣然上亦泣下意不令有  
所白而止勅罷關西鈞考廢行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

諸司

神道碑

帝即大位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  
乃以公為東平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  
力以均賦役罷鐵官

神道碑

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

制中書

神道碑

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為嗣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常閱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文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

經而學夫禮盍其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  
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  
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

神道碑

詔赴中書議事謀定朝格且勉諭曰姚某辭避台司朕  
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  
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  
公奏之帝深嘉納

神道碑

李璿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跡矣帝問御料如何對

曰使璫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雁門困居庸  
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  
疲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藉山東諸侯應援此成  
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

神道碑

三年平章王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排抑者伏闕羣  
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叛逆帝曰昔在  
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  
純以游說於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



言亦發其必為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政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為文統西南之羽引陝西郎中趙良弼為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為文統流亞械繫於獄會遣缺

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仍諭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奏方踐阼之初非良弼同事關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

統蓄異志者比帝赦出之

神道碑

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  
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南山西明年  
而歸

神道碑

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  
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  
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邸堅與諸老成日謀  
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畧

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

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  
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  
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德  
成帝治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復  
聞聖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裁之木生而復  
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  
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乃釋

神道  
碑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初議  
大舉公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圖即同知樞密院事巴  
延布哈七月已延陞辭付勅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  
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  
彬也既濟江布哈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  
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耶蓋天  
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巴  
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

天命未定吾家先在於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  
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閬斷陽邏渡先遣使責負歲  
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城不殺虜之詔  
已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  
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  
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  
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墟曠土無民國將  
安用皆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

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宜申遣公幹官專輔已廷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怕首腰刀必倡為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

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酒酤權  
自漢代以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  
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酤後議

神道碑

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  
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

神道碑

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  
者公曰糜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釀  
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



矣祈神賽社費以不貲宜悉禁絕從之

神道碑

公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勤儉理生惟務本實不事  
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意胷中憂患之  
來不見言色有來即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  
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牆故人對曰用人威權當  
出天子果若賢才焉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

賓市私恩乎

神道碑

左丞許文正公

公名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金大安己巳生於河南  
新鄭寓舍壬辰北渡隱居大名遷居於衛甲寅京兆  
宣撫使廉公奉潛邸命來徵乙卯授京兆提舉辭不  
受中統元年五月應召北上二年五月授太子太保  
力辭不受改國子祭酒九月以疾辭歸三年九月應  
召北上至元元年正月辭歸二年十月應召北上詔  
入省議事四年正月辭歸十一月應召北上六年奏  
定官制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力辭不允八年四月

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年七月遷葬辭歸十  
三年七月應召北上修授時歷十五年三月授集  
賢大學士兼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春歷成八月辭  
歸十八年三月薨年七十三皇慶三年詔與宋儒周  
程張邵司馬朱張呂九人從祀夫子廟庭

先生初有異稟賦性端慤與羣兒嬉即畫坐作進退周  
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時國家多  
事學校廢弛惟農隙之際下第老儒會閭里正白讀以

餬口爾先生凡三易師焉所授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  
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  
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其旨義師辭於父母曰此兒  
穎悟非常它日必有過人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遣日豈  
能為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卒遁去亂後先生知三師  
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祭酒即律公撰  
考歲畧又云先  
生十餘歲時有道士款其門謂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  
全目光射人當謹視之苟非名冠天下即當神游八表  
馳騁方外者也人間富貴不足道耳但兩顴頗暗  
清節有餘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能見之

時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即往求

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

考歲畧

時民間徭戍繁迫舅氏適典縣吏先生從授吏事參撫  
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  
追呼旁午代舅氏分辨因見執政執政方怒舅氏不敢  
見及見先生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歎曰民不聊生  
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

考歲畧

是時國日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父母知  
世將亂因欲稍知占候之術以為避難計遂令與日者  
游故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散亂毀缺先生  
凡三往就宿其家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攷求古者  
為治為學之序操心行已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故  
雖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

考歲畧

亂後先生隱居於魏時竇黯子聲以針術得名累被朝  
廷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遇則危坐終日出

入經傳泛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雪齋姚樞公茂方以道學自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魏相與聚居剖微窮深忘寢

與食

考歲畧

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

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  
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皆唯師  
命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  
亦朝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  
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使之惻然  
動念漸濡善意而後出

考歲  
畧

己酉先生年四十自得伊洛之學其釋理順義如芻豢  
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是歲有讀易私言



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使之從

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之也

考歲畧 又耶律公國學事跡云先生日用小

學書則舉此書以開導學者嘗寄其子書曰小學舊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

庚戌春先生力疾還鄉里過衛聞懷之政尤苛虐遂止

蘇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且為還鄉之漸辛亥雪齋

赴徵先生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

考歲畧

甲寅王府徵教授京兆遜於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

卯廉公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先生京兆提學仍給月

俸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也

考歲畧

庚申上正位宸極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

考歲畧

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時王文統秉政深忌雪齋諸公以先生素無因緣而弗憚也及竇公立排其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說五月授雪齋太子

太師竇公太子太傅先生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備顧問也竇公既以言文統不中欲依春官以避焉先生獨以為不可曰姑舍其不安於義者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來傳與太子相見則就西位東面太子東位西向公能為此事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亡也雪齋亦贊其說相與懷麻力辭於闕下凡數日始從其請由是改授雪齋大司農竇公翰林侍講學士先生國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

子弟

考歲  
畧

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先生居都下也假館於道庵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竇二公時時相過始終如

一

考歲  
畧

中書左丞張公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為己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導達上意挽之留之

異有以不屑去也然性執數忤倖臣故被譴責至是遣  
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  
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  
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不偶然舍苗不耘固為有  
害助而握之其害愈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

庸玉汝成

考歲  
畧

至元元年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  
於此而未遷也先生與一二從者視役其下雷雨驟至

火光滿室塲匠從者皆昏仆而先生弗動也

考歲畧

二年十月召至大都即陳雷震不宜入見上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圖素聞先生名心慕之乃就訪於行館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繒繳之可及耶翼日先生與丞相答禮

考歲畧

三年春二月召至檀州後山面奉德音竇漢卿獨言王文統當時汝何為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

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  
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省中事前  
雖命汝汝意猶未悉今而命汝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  
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事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  
謀謨在汝謂汝年老未為老謂汝年小不為小正當黽  
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圖尚幼苦未更事汝謹輔  
導汝有嘉謨先告安圖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先生對曰  
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平生雖讀

其書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圖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間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未

知是否

考歲  
畧

夏四月分省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聖旨俞允令繕寫以進朕當詳之其一曰立國規模歷論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如遼如金能用漢法故享



國長久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  
勲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甚  
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舉一語民使富實興學校練甲  
兵隨時損益裁為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下  
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臣不營小利不貴近效不惑浮  
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  
今仕者宜頒俸祿使可資以為養未仕者宜明立條式  
俾就銓敘則失職之怨少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

由吏部考訂資歷則踰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  
高而學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之矣至於貴家世  
襲品官任子驅良戶口之制亦不可緩也若夫得行與  
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在執政  
得人與不得人耳其三曰為君難其目曰踐言曰防欺  
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六者乃為君難之  
目舉其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  
立則綱紀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矣其四曰農桑學

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理義以養其心不可也徒思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土多賢才皆思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不令自行不禁自止誠能愛重農民勿使擾害盡甌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

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其五曰慎微文多削藁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至燕先生以疾不復入省因求還家養疾

許之

考歲畧

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

張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送入中書先生歷攷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屬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制內外諸官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藩隆殺之防悉圖為定制以聞其所以取舍欲著成書而未暇也

考歲畧

十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不允大槩以為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

遽當大任非勲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與陛下聖謨神筭未盡吻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采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致悔咎必矣上曰此一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先生再三懇請上命左右掖出左右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省去耶上曰出殿門爾爾後連日

求辭不允

考歲畧

夏五月先生隨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哈瑪特專權無上蠹國害民等事渠由是銜之或曰先生夜寢踈濶無他防備卒有橫逆奈何先生曰主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

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校

考歲畧又云阿哈瑪特欲以其子與兵柄

先生以為不可謂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者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太重旨御慮阿哈瑪特反側耶先生言此反側之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由如此者上以此語語西相相語先生曰公何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為由其道相復之曰公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利爵祿聲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待罪亦無所辭

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圖不許臺官李羅奏聞聖意憫  
惻召其子師可入見喻以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  
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  
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

考歲  
畧

八年授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生方居相府丞相傳  
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至是有旨令四  
方及部下願受業者俱得預其列即令南城之舊樞密

院設學

國學  
事跡



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怒是我一已之事諸生學業迺上命也日令家具早饌午饌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有一以宿疾當忌鹽肉酒麵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以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以為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莅事畧無老人疲倦之意

先生嘗謂蒙古生員質朴未能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  
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為國家用乃奏召舊子弟散  
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  
及其弟燾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駟致館下為  
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  
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生曰吾但教人而已非用  
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它人從否未可知也

國學  
事跡

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算術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

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令諸生誦

其年數而加減之

國學  
事跡

先生教諸生習字必以顏魯公為法嘗曰古者民無所知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於世故為文字以記其言文字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書者多少說話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

志然其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此為可法

國學  
事跡

諸生讀書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友受宣拜

詔儀釋奠冠禮時亦習之小學生有倦意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

國學

跡事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証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身自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先生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驕人至於能說書者亦可以驕人諸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

說及見學者能有疑問先生喜氣溢於眉宇嘗謂書中  
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

國學  
事跡

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  
疆則是為教者當以寬字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  
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大槩人品不一有夙成者  
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  
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學記自一  
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其始終節

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使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國學  
事跡

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其日漸月漬不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談舉止望而知其為先生弟子卒皆為世用也

考歲  
畧

先生嘗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

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宦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餘饒爾治生者農工商賈而已士君子多以農務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國學事跡 又云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

蓋為國家為吾道為學校為後進非為供備我也夫為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

欲師嚴道

尊難矣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  
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立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  
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  
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  
進於上或疎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  
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為之師  
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



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義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才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

蜀郡虞公文集 又牧菴文集云文正微時於大名

於輝於秦於河南以倡明斯道為已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利鈍不齊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為成均俄拜左丞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子弟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基錯中外者又十餘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 又靜菴筆錄云許先生在燕中從學者頗多卒不見得許子之學者

然好學者固有之為  
托名干祿亦有之

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為不可其辭甚秘

考歲畧

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  
召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衆議其去留雪齋云  
先生出處關時世之污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  
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遂合辭奏國學設立於今三  
年教尊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為  
年老殘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一事其意甚哀

此係人子孝道之事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

懷簡絕人事嘗居山下課童僕事耕墾

考歲畧

十三年七月使者來召議改歷十七年二月測驗已周  
歷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眷愈隆上每北還必問先生  
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事上令先生起  
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就除師可

懷孟路總管以便供養

考歲畧

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曰損陰偏陽謂之疾今

六脈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  
吾殆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間適仲春祭祀先生  
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乎遂力疾奠獻外禮  
既徹家人餽恬如也遂曳杖於門曰予心怦怦然瞋目  
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  
嘆歌子朱子睡起牀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  
久輕安况有清涼池館苟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  
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歌罷奄然而逝俄而

雷電晦暝大風拔木城中老幼往哭其門征商過客相  
唁於途雖農夫里婦亦嘆息焉先生嘗語師可曰我平  
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必不可  
也使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  
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既葬四方學  
者有不遠數千里而來哭於墓者蒲人王楫年踰六十  
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術藝  
之師歟賓主之司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愧夫

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去世朝野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

為斯道斯民之不幸

考歲畧

先生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

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

考歲畧

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利名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

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為己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卒無忤也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堯舜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羣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

而非斯道之流行矣

考歲畧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讀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皆雜出於衆手非完書也

考歲畧

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一道本土子之利器然不能自出手筆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



拒之釣罪皆非明察者之所為也

牧菴文集

翰林承旨鹿菴王公磐襟宇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先生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先生訃音至則曰設若朝廷賜諡先生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先生者不易磐之言矣

考歲畧

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二氏懷州士夫家因以為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每遇其徒未嘗面詆其非但從容款話其人已不覺內愧或涕出悔其陷溺

之深也近舍有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先生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勸小僧輩曷若還俗以延汝祖宗之嗣比死不度

一人

考歲畧

鹿菴讚先生之像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衣蓬茅不為荒涼珪組軒裳不為輝光虛舟江湖晴雲捲舒尚友千載誰與為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

蓋異世而同符者也自關洛大儒倡絕學於數千載之後門人傳誦之未能徧江左也伊川歿二十餘年而文公生焉繼程氏之學集厥大成未能徧中州也文公歿百十年魯齋先生生焉聖朝道學一脈迺自先生發之至今學術正人心一不為邪論曲學所勝先生力也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功不在文公下

元臣事畧卷八